

# “英烈名录上有我们的亲人”

## 两英烈后人点名认亲,太湖老人讲述第一支队抗日故事

8月12日,本报重磅推出《寻亲!为数百位抗日英烈》一文,同时发起了寻找英烈亲人之旅的行动。连日来本报接到不少读者电话,有的提供烈士故乡线索,有的断然肯定名录上的烈士有自己的亲人。

此外,也有读者对当时的第一支队当年是如何抗击日军的,表示出浓厚兴趣。为此,记者在太湖实地进行采访。

抗日英烈,浩气长存。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相关信息、资料,和我们一起加入寻找英烈亲人之旅的行动中。本报联系电话:0551-5223760,18919620415。

吴茂俊 记者 张火旺 文/图



### 为抗日英烈寻亲



### “英烈名录上有我们的亲人”

8月18日下午,一位家住濉城区(原亳县)十河镇梅城刁小村的李涛先生说,他估计英烈名录中刊登的李意修很有可能是附近的李小庄的人,因为李小庄“修字辈”的人名字中第三个字“修”是辈分,这在其他村庄是没有的。

8月18日下午,一位名叫耿成彩的男子称英烈名录中的耿敬禹就是他爷爷。第二天下午,耿成彩来到报社细说详细情况。今年56岁的耿成彩说,他听父亲和奶奶说过,当年爷爷耿敬禹在国民党部队当副营级连长,后来战死在外地,尸首被卫兵护送回老家,现在坟墓在濉城区淝河镇杨庄村耿小庙庄。

耿成彩说,他们庄一起出去当兵的有

六七个人,爷爷的衔最高。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,当年曾有好几个人跟着一个叫“韩劳力”的人拉杆子,后来被收编。耿成彩说,解放后,政府曾找过他家,认定他爷爷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,但由于知道爷爷死得早,所以没有认定他们为反革命家庭。耿成彩说,希望有关方面核实,证明他们是“抗日家庭”。

8月19日,亳州光塘镇张庄行政村王庄自然村王小刚给记者打来电话,称烈士名录中的王玉昆就是他的爷爷,他曾听奶奶张景兰说起过,爷爷20岁时被抓了壮丁,后面听说去了安庆那边打日本鬼子了,“有机会我想去太湖县叩拜一下爷爷,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。”



抗日英烈长眠于此

### 第一支队作战英勇,阻击日军于沿江一带

太湖县位于皖西南扼长江之险,地理位置非常险要,抗日战争期间,是第十一挺进纵队第一支队阻击日军南下的重要战场。第一支队由颍阜亳亳地区人民自卫军改编而成,多年来不仅作战英勇而且歼敌无数。

“当时战争非常惨烈,日本人隔一段时间就会攻打太湖县城。”大石乡大明村83岁老人查天水回忆说,经常看到驻扎在附近的部队外出打仗,每次去很多人,最后能回来的人并不多。

记者翻阅第一支队的战报,仅1943年夏,大小战役就发生了十多起,最大规模双方投入兵力都达上千人。“当时第一支

队主要驻扎在太湖,阻击日军于怀宁、望江、宿松沿江一带。”陈寿高说,武器装备主要以步枪为主,同时还有轻机枪、重机枪十多挺,并有小口径迫击炮一门。

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于敌人,但是第一支队士兵作战英勇,每次战役都歼敌数十名,夺取战利品无数。1943年7月1日,日军出动步枪兵三百余人,并带领三百多人的伪独立团往太湖县城进发,获知敌情的第一支队,前往望江县陈氏冲进行防守。根据战报上记载,第一支队到达陈氏冲后,经过两天的激战,共歼日军40余名,伪军80余名,毙敌伪团长一名,敌人溃败返回望江县城。

### 第一支队治军严明,深得驻地百姓爱戴

第一支队不仅打仗英勇,而且治军严明、秋毫不犯,深得驻地群众爱戴。大石乡政府工作人员吴文炎,小时候就常常听爷爷讲起这支部队的故事。“有一次,日本人进军太湖县城,眼看就要攻打下来了。这时驻扎在县城的守军,不断督促老百姓赶紧离开,还喊:县城由我们来守,你们再不走就成亡国奴了。随后爷爷一家跟其他老百姓一起离开了县城,过了几天,等日本人撤离后才返回家中。到了城里才发现,驻守在这里的

守军全部阵亡,无一生还。”

除了外出作战,第一支队每天还进行训练。记者在省档案局馆藏资料上看到,从星期一至星期六,上午九时三十分至十时三十分,十时四十分至十一时四十分,下午一时至二时都安排有学科教程。其中星期一教授游击战术以及野外勤务,星期二教授内务规则以及步兵操典,星期三以及星期五则教授射击同时夜间学习文化知识,而星期六全队进行精神讲话。

# 电打、药杀野生鱼,该当何罪?

## 宣城一律师建议刑法中增加“以危险方法危害野生动植物罪”

“每每看见有人在河流小溪药鱼,河面上漂着一层死鱼,鱼子鱼孙无一幸免,我的心就疼。”2009年11月13日,宣城律师徐健向省政府递交了立法建议书,呼吁制定《安徽省野生鱼类保护办法》。省政府法制办接收立法建议后,在其门户网站上进行了登载。此后,很多媒体纷纷给予关注。 慕继平 记者 何曙光



一男子正在用电瓶电打野生鱼

### 痛心:“药往水里一撒,就漂上来一层死鱼”

“有人说我不应该做律师,应该做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,但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”,一说到用电用药非法捕野生鱼的行径,徐健开始激动起来,这个从小在水边长大的人,对野生鱼类有着很深的感情。

“我曾经跟踪过一个药鱼的人,施药后,不到20米宽的河面,漂着一层死鱼。”徐健说,经过他的观察了解,现在这种情况在皖南已经越来越普遍,“已形成一条

黑色市场链条,这些鱼最后都上了市民的餐桌,实际上这些药死的鱼是不能吃的。”

为弄清电鱼、药鱼的人的活动规律,徐健做了充分调查,从他们的捕鱼时间到捕鱼器具甚至死鱼的流向都摸得一清二楚。“他们就趁着下雨水涨的时候来,三五成群,已经是半公开化了。那药往水里一撒,很快就漂上来一层死鱼。”徐健忧心忡忡,“长此以往,野生鱼类也许就会濒临灭绝。”

### 建议:“制定安徽省保护野生鱼类办法”

目睹了非法电打、药杀野生鱼的行为后,徐健愈发觉得该制止这种行为,“我就想到了制定一部法律规范。”徐健说,我国目前对这种非法捕野生鱼的行为属于渔政部门管理,但仅仅指望渔政部门显然不现实,他们不仅人员不够,处罚的力度也微弱。“野生鱼类管理亟待法规化。”

徐健告诉记者,当看到我省一个征集立法项目公告后,就写了一千多字的项目方案《安徽省野生鱼类保护办法》,然后邮

给省人民政府法制办。在方案中,徐健建议,“制定安徽省保护野生鱼类办法,野生鱼类管理的职能部门建议由公安部门来做,要加强处罚力度。”

徐健称,接下来,他将制定一份具体的法律草案,等草案做出来后,想弄一个网络公示。“希望能公开征集到同行们的意见,争取做得更完美。”针对社会上有的人认为这是在作秀,徐健说,“我是认真的,不存在炒作。”

### 计划:建议全国人大在刑法中增加罪名

徐健说,他上书的《安徽省野生鱼类保护办法》,后来受到了重视。2009年底,宣城市水产局主要领导与徐健进行深入交流,并承诺加大对野生鱼类的保护力度。

“现在又到了野生鱼类的活跃期,仅我家乡附近的河流,短短两三个月,我就发现

被药鱼者药了三次,触目惊心呀。”

目前,徐律师正再次制作立法建议,准备向全国人大提交,建议全国人大在刑法中增加“以危险方法危害野生动植物罪”,以期对电打鱼、药鱼、炸鱼者施以刑罚制裁,遏制当前危害野生鱼类的可怕局面。